

李崇兴

祖生利

著

丁勇



元代汉语

语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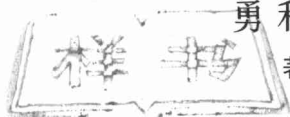
上海教育出版社



雲間謝伯理氏舊藏
先大父親國公所畫人馬圖裝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李崇兴
祖生利
丁勇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年 7月 31日

元代汉语

语法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汉语语法研究 / 李崇兴, 祖生利, 丁勇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44-2423-3

I. 元... II. ①李...②祖...③丁... III. 汉语—语法—研究—元代 IV.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4219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装帧设计 郑 艺

元代汉语语法研究

李崇兴 祖生利 丁 勇 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

www.ewen.cc

社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 20003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3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2423-3/H·0112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汉语本体研究,下编是语言接触研究。上编选择五个专题展开讨论:语气词(第一章);含“得”“不”的述补结构(第二章);被动式(第三章);比拟式(第四章);选择问句(第五章)。此前我们曾做过《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撰成《〈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一书,已交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考察项目及考察角度的选定,都注意不跟已经做过的工作重复。下编六章:元代蒙汉语言接触的文献学考察(第六章);元代白话碑文的直译体特征(第七章);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第八章);元代的“汉儿言语”(第九章);《直说通略》的语言特色(第十章);元代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影响(第十一章)。

第一章描写了元代北方方言语气词的总体面貌。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条:①“呵”的句中用法和句末用法各有来源:句中用法来源于“後”,句末用法来源于“好”。“呵”在元代用为假设、条件标记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呵”的句末用法是现代“啊”的主要来源。②“呢”是“里(哩)”的形变。“呢”的传疑用法主要是“里”自身发展的结果。由于材料匮乏,文章第②点论证不是很充分,不是很有说服力。我们所以敢提出这种同通行说法不同的意见,是因为今天北方许多地方有“哩”无“呢”,传疑、传信都用“哩”。如果“呢”的传疑用法不是来源于“里”,许多北方方言传疑、传信都用“哩”的现象便难于作出合理的解释。

第二章观察到的主要事实是:①“V 不得 O”对于“VO 不得”已经处于压倒优势,“V 得 O”和“V 不得 O”肯否配对的格局在元代完全形成。②表示实现意义的“V 不 C”极其少见,“V 不 V_d/A”同能性意义的“V 得 V_d/A”肯否配对的格局也已经形成。③“V 得 OC”

同“V 得 CO”对立:“V 得 OC”都表示实现意义,“V 得 CO”都表示能性意义。“V 不 CO”都表示能性意义,与“V 得 CO”肯否配对。这些事实的确认对于考察述补结构在明、清至于现代的发展,对于研究现代方言能性述补结构的类型不无意义。

第三章主要讨论“被”字被动式。文章按出现不出现主语以及出现怎样的主语把“被”字句别为甲、乙两类:甲类出现(包括可以补出)主语,而且是受事主语。乙类不出现主语(实际上是无法补出主语),或虽能补出,但主语不作为动词的受事。甲类符合“被”字句的标准模式,乙类不符合“被”字句的标准模式。文章分析了引起主语发生脱离常轨变化的句法原因:一是动词带上了受事宾语,主语位置上不便重出;二是动词复杂化,对主语位置上的成分部分地失去支配,使得主语的语义角色不得不重新分派。动词的复杂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动摇了只有及物动词才能作为“被”字句谓语核心的原则,这又为非及物动词甚至非动词占据这个位置开了方便之门。文章还对表原因的“被”字句的来源给出了解释。

第四章对“比拟”作了界定。“比较”同“比拟”长期以来纠缠不清。《马氏文通》是最早论及比较句的著作,该书“静字”章有讨论“比”的专节。马氏根据意义把“比”分为“平比、差比、极比”三类。他所谓的“平比”绝大多数其实就是比拟。后来研究比较句的著作在材料的处理上也不一致。针对这种情况,文章提出了一些把两者分开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元代的比拟式进行了梳理,归纳为 6 式 25 目,分析了各自的句法表现;指出不同类型的比拟式在文献中分布不同、存在地域差异的事实。文章对江蓝生提出的“喻体+似”“喻体+也似”这两种比拟格式是语言接触的产物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补充了新的证据,赞成她的说法。

第五章对元代选择问句进行了全面梳理,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列项选择问”、“正反选择问”、“特指选择问”三类选择问句的构造特点;指出在句间语气词的使用上存在地域差异:以《老乞大》为代表的北方官话一般在正反选肢之间间入语气词,少有例外,而以《琵琶记》为

代表的南方官话则根本不用句中语气词。

下编从研究白话碑文的语言入手,通过蒙汉碑文的比较对照,揭示出白话碑文的若干直译体语言特征及其蒙古语的底层来源。考察范围进而扩展到元代其他直译体文献、直讲体文献、会话书乃至元曲、出土文书的语言,探究其中所反映的蒙古语语法的接触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元代蒙古语和汉语语言接触的过程和阶段,影响的范围、程度和结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基本看法是:元代中期以后,至少在大都城,通行着一种可称之为“蒙式汉语”的“皮钦汉语”,作为蒙古、色目人和汉人之间的交际工具,白话碑文等直译体文献的语言正是以这种口语为基础的。随着接触的加深,到元代后期,大都及其附近的北方汉语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克里奥尔化的趋势,产生了像古本《老乞大》那样具有明显克里奥尔语特点的所谓“汉儿言语”。文章同时指出,对于元代蒙古语对汉语的接触影响,应该具有地域差异的观点:在接触强度较弱的广大南方地区,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能较小,但在蒙古人相对集中的北方地区,特别是大都一带,蒙古语的接触影响则非常之深。只是由于明代“纯汉语”的强势回归,使得这些接触结果没能在今天的标准汉语里留下较多的痕迹。通过以上研究,使我们对元代的蒙汉语言接触有了比以往较为具体、较为深入的认识,这对于弄清元代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汉语乃至整个元代汉语的实际面貌,客观估价蒙古语对元代汉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探索语言演变的一般机制和语言接触的普遍规律,都是有意义的。

下编各章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六章着重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考察元代蒙古语同北方汉语语言接触的过程、范围、程度及其影响。这是研究元代语言接触的基础工作,过去没有人这样做过。接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 早期(1211—1260),即大蒙古国前四汗统治时期。是蒙古人对中原地区军事征服期和早期管理期,也是大规模语言接触的发轫期。2. 中期(1260—1294),即忽必烈统治的三十余年。这一时期蒙古帝国统治

中心转至中原汉地,采用汉制,承绪汉统,完成统一大业,经济和社会秩序逐步恢复并稳定发展,民族杂居局面基本形成,蒙古语同北方汉语的接触进入全面稳固的阶段。3. 后期(1295—1368),从成宗即位,至顺帝北逃,元朝灭亡。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政治上日趋儒化,又恢复中断已久的科举制,有力推动了汉语和汉文化在蒙古人中的普及。徙居中原的蒙古人同汉人长期密切交往,逐渐汉化。蒙古语同北方汉语的接触日益深化,形成一种特殊的“汉儿言语”。

第七章主要利用元代白话碑文蒙汉对译材料及明初《蒙古秘史》、《华夷译语》译文,对白话碑文独特的语法现象进行系统探析,着力揭示其中反映出的若干蒙古语语法特征。如名词复数词尾“每”的特殊用法;方位词“里”、“根底”等的格标记用法;指示代词的第三人称代词用法;疑问代词的任指和反诘用法;动词“有”表示判断和充当时体标记的用法;言说动词“说”、“道”(及短语“么道”、“这般说”、“那般道”)的引语动词用法;动态助词“着”表示共时而不表示进行体或持续体的用法;语气助词“者”表示祈使、“呵”表示假设、“也者”表示肯定,比拟助词“一般”表示推测,结构助词“的(底)”构成层次复杂的长定语,方位词“上/上头”的原因后置词的用法,以及大量的蒙汉混合结构和 SOV 语序等等,指出这些特殊语法现象的出现源于蒙古语底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元代其他直译体文献及直讲体文献、会话书和元曲等“同时材料”,探讨蒙古语语法对元代汉语相应的语法形式所产生的影响。

第八章以元代直译体文献的语言为中心,探讨了元代“蒙式汉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反映“蒙式汉语”的语料及蒙式汉语的性质等问题。认为“蒙式汉语”本质上是一种以北方汉语为上层语言、以蒙古语为底层的皮钦语。文章描写了“蒙式汉语”的时体表达系统,揭示出其在时体范畴的表达上,因底层影响而出现的若干有别于标准汉语的特征。文章还对语言接触理论中有关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时体系统普遍特征的论述加以检讨,对“蒙式汉语”具有不同于一般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特点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第九章运用语言接触的一般理论,着重对元代“汉儿言语”的性质,元代“汉儿言语”与“蒙式汉语”、“纯汉语”的关系,元代“汉儿言语”的形成、发展及使用的地域、范围,以及反映元代“汉儿言语”的材料等问题进行探讨。列举了元代“汉儿言语”的若干词汇借用和句法混合的事例。

第十章介绍元代直讲体文献——郑镇孙所作《直说通略》。这本书一直没有被语言学者采用,连知道的人也不多。文章对编写和出版此书的相关历史背景以及版本和收藏情况进行了讨论和介绍。着力探讨了该书在语言上的特色:人物对话十分贴近“时语”,且包括众多蒙古语的干扰特征。由于作者并非蒙古语熟练使用者,因此书中众多蒙古语干扰特征,很可能是某种“权威方言”的实际反映,经由“协商”、“耳濡目染”、“有意为之”等接触机制,从蒙式汉语渗透到汉语之中。

第十一章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讨论元代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文章把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语法产生影响归纳为三种情形:壹、直接从别种语言引入某种语法成分、句法构造;贰、从别种语言引入某种语法范畴,形式则由本民族自己创造;叁、外民族语言对本民族语某种语法形式的确立和普遍化进程起推动作用。就汉语的情况说,后一种影响占主要。文章列举了四则事例——一定中结构的复杂化、“动+了+宾”全面取代“动+宾+了”、“着”的方式化用法的产生、介词后带助词“着”,具体说明元代蒙古语给予汉语语法发展的影响。

本书所用语料及版本

1. 《刘知远诸宫调》，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58年。
2. 《古本董解元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
3. 元代白话碑文，据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集录校注（初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下编，2000年。
4.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元刻影印本，1972年。
5. 《通制条格》，黄时鉴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通制条格校注》，方龄贵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
6. 《宪台通纪》、《南台备要》，据《永乐大典》（卷2608～2611），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7. 《大学直解》、《直说大学要略》、《经筵讲义》，据《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卷）》，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8. 《孝经直解》，来薰阁影印元刊本；《元版孝经直解》，太田辰夫、佐藤晴彦编，汲古书院，1996年。
9. 《直说通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成化十六年重刊本。
10. 古本《老乞大》，据郑光主编《〈原刊〉〈老乞大〉研究》所附影印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11. 《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李逸友编著，科学出版社，1991年。
12.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沁君校本，中华书局，1980年。
13. 《全元散曲》，隋树森编，中华书局，1964年。
14. 《元曲选》，臧懋循编，中华书局，1958年。
15. 《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据《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钱

南扬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

16.《元本琵琶记校注》,钱南扬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7.《全相平话五种》,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6年。

18.《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

19.《蒙古秘史》(校勘本),额尔登泰、乌云达賚校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元朝秘史三种》,中文出版社影印本,1975年。

20.《逆臣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21.《皇明诏令》、《正统临戎录》,据《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卷)》,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22.《翻译老乞大》,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本,1980年。

23.《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本,1978年;《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卷)》,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24.《华夷译语》,满达夫校注,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

25.《至元译语》、《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蒙古)译语》、《卢龙塞略·译部》,据《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贾敬颜、朱凤合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目 录

前言·····	1
本书所用语料及版本·····	1

上编 元代汉语的几个语法问题

第一章 元代北方汉语的语气词·····	3
第二章 元代汉语含“得”和“不”的述补结构·····	27
第三章 元代汉语的被动式·····	49
第四章 元代汉语的比拟式·····	68
第五章 元代汉语的选择问句·····	81
【附】从反复问句的使用情况看《元曲选》宾白的明代语言成分···	93

下编 元代蒙汉语言接触研究

第六章 元代蒙汉语言接触的文献学考察·····	105
第七章 元代白话碑文的直译体特征·····	136
第八章 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	238
第九章 元代的“汉儿言语”·····	257
第十章 《直说通略》的语言特色·····	268
第十一章 元代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影响·····	284
参考文献·····	294
后记·····	309

上编 元代汉语的几个 语法问题

第一章 元代北方汉语的语气词

本章利用古本《老乞大》和《元刊杂剧三十种》考察元代北方汉语的语气词。这两种材料都是可靠的元代材料,有共同的方言背景——反映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话,其语气词在同时期的作品中要算是最丰富的。古本《老乞大》由于是供当时朝鲜人学习汉语口语的教材,内容安排采取对话形式,因而具有纯粹口语的性质。杂剧作为考察元代汉语的语料,其匀质性不及古本《老乞大》,但由于表达情感的需要,语气词的表情功能能得到充分的展现,而这正是古本《老乞大》比较欠缺的。把这两项材料结合起来,能较为全面地描写出元代北方汉语语气词的面貌。

这两种作品中出现的语气词有:也,裏/里,麼/末,那,者,咱,着,只,则个,波,罢,呵,阿,沙,啰,也者,者波,等。^①以下分项讨论。

一、也

“也”在古汉语中“表静止性的事实”,^②判断句是标准的静止性句子,古汉语的判断句通常用“也”字帮助判断。随着系词“是”的普遍使用,“也”字帮助判断的用法逐渐萎缩,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完全从口语中退出。古本《老乞大》里面的“也”无一例用以帮助判断,反映的是实际口语的情况。杂剧中能找到一些帮助判断的用例,如:

(1) 小人姓范名式,字巨卿,山阳郡金乡人也。(范张鸡黍,

① “後”也有语气词用法(只在杂剧中出现)。但我们认为它在元代已变相为“呵”,举“呵”可以赅“後”,故不论列。

②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文集》第一卷,274页。吕先生的这个话是在解释“也”、“矣”两字的区别时说的。他认为这两个字的本质区别,是“‘矣’字表变动性的事实,‘也’字表静止性的事实。”

楔子白)①

(2) 娘娘,那里有个神灵,在生时是包待制,死后为神,速报司是也。(小张屠,三折[二煞]白)

则是语料内部不均匀的表现。

“也”以用于叙述句为主。古本《老乞大》里面只有 5 例用于疑问句(包括反问句),其余全部用于叙述句;杂剧中也以用于叙述句居多,少量用于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称呼句。

甲、用于叙述句

(3) 兀的灯来也。(古本《老乞大》)

(4) 索甚么余米?俺的饭熟也,客人每吃了过去。(古本《老乞大》)

(5) 参儿高也,敢到半夜也。(古本《老乞大》)

(6) 阿也,是敢待较些去也。(拜月亭,三折[滚绣球]白)

(7) 俺两口儿到坟头也。(老生儿,三折白)

(8) 这店里都闭了门子也。(古本《老乞大》)

(9) 我虽有这罪过,如今赦了我! (气英布,一折[寄生草]白)

(10) 咱媳妇儿去时,有三个月身子,经今去了十七年也。(汗衫记,三折[上小楼·么篇]白)

(11) 这弓和弦都买了也。(古本《老乞大》)

(12) 妹子,我和你哥哥厮认得了也! (拜月亭,四折[胡十八]白)

(13) 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调风月,二折白)

(14) 那个老宰相不肯躲那火,抱着黄芦树,现今烧死了也! (介子推,四折[紫花儿序]白)

① 本文引杂剧大体依据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但取元刻核对,文字与标点与徐校不尽相同。凡引曲文,注剧名、折次、曲牌;引宾白,注剧名、折次,如果是曲文之后的宾白,还加注曲牌,白随曲走。

这些句子都包含事态变化的信息。“也”字的作用是对事态变化加以确认,大体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了₂”。有的情况下用“也”不用“也”意思完全不同,不用“也”无所谓变化不变化,用“也”才赋予句子以变化的信息,如例(7)。从现代汉语的立场来看,“动+了+宾+了”结构里面的后一个“了”要算是典型的“了₂”。①两种材料里面的“了”虽然可以用在句末,而且可以结束句子,但这些“了”多是附着于动词或形容词,附着于全句或整个谓语部分的,古本《老乞大》里面一例也没有,杂剧里面只有少许。②大约就是因为“了₂”在北方发育得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处于句末的“了”的后面常常加个“也”字来对事态变化加以确认,如例(11)~(14)。两种材料里面都没有“动+了+宾+了”,但有“动+了+宾+也”,如例(8)~(10),这个“也”跟表确认语气的“了”的作用相同。“也”字大量用于句末,确认事态变化,是元代北方汉语中“了₂”还没有发育成熟的一个证明。

“也”字表变动性事实的用法在先秦两汉少见,魏晋以后逐渐成

① 这完全是就现代汉语的情形说的。近代汉语却不全是这样:有的“动+了+宾+了”后面的一个“了”只有肯定事态变化的作用,是“了₂”;有的则表示一个事件的完毕或终结,与“了₂”的性质并不一样。前者例如:

大率人难晓处,不是道理有错处时,便是语言有病;不是语言有病时,便是移了这步位了。(朱子语类,卷十六)

自有物无始以来,自家是换了几个父母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六)

后者例如:

欲变齐,则须整理了已坏底了,方始入鲁,方可整顿起来。(朱子语类,卷三十三)

四爻“损其疾”,只是损了那不好了,便自好。(朱子语类,卷七十二)

今见看《诗》,不从头看一过,云:且等我看了一个了,却看那个。几时得再看。

(朱子语类,卷八〇)

我们可以把“动+了+宾+了”的出现作为“了₂”发育成熟的一个指标,因为那里面确有只起肯定事态变化的作用的“了”;但在处理语料的时候应该加以甄别,不能一例对待。

② 杂剧的关目提示语有如下一类句子:

净云写文书了。将过孩儿了。净打俦儿了。(看钱奴,一折)

等子房云臣僚了。(气英布,三折)

这些句子里面的“了”不是附着于谓语部分的语法成分,而是起陈述作用的词汇成分。

为一种强势用法(孙锡信 1999: 31-32)。从古本《老乞大》里面的“也”在谚解本中大量被“了”替换的情况看,“也”的这种用法大约明代以后便开始消退,逐渐被“了”取而代之了(黄晓雪 2002)。

有些叙述句并不包含事态变化的信息,也用“也”字煞句。如:

(15) 今日是二十二,五更头正有月明也,鸡儿叫起来便行。

(古本《老乞大》)

(16) 俺照顾了门户睡也。(古本《老乞大》)

(17) 哥哥你贵寿?——小人年纪三十五岁。——小人才三十二也。(古本《老乞大》)

(18) 千零不如一顿,则不如都卖与他每倒快也。(古本《老乞大》)

(19) 明日病疴了时,大医根底重重的酬谢也。(古本《老乞大》)

(20) 孩儿,你习文武科,也学得是也。(介子推,三折[醉春风]白)

这些句子里面的“也”表示申明或决定的语气。

乙、用于疑问句

“也”可以用于特指问、选择问和反诘问:

(21) 恁两个到这里多少时也?(古本《老乞大》)

(22) 这金胸背是草金,江南来的,你索三定呵,这服地真金的却卖多少也?(古本《老乞大》)

(23) 妹子,你好不知福,犹古自不满意沙,我可怎生过呵是也?(拜月亭,四折[新水令]白)

(24) 奎驾那里也?(气英布,二折[隔尾]白)

(25) 待不你个小鬼头春心儿动也?(拜月亭,三折[倘秀才])

(26) 主人家,饼了也那不曾?(古本《老乞大》)

(27) 您端的是姑舅也那叔伯也那两姨?偏怎生养下这个贼兄弟!(拜月亭,一折[醉扶归])